

# 漢代佛教傳入四川途徑新探

李豫川

說到四川的佛教起源，一般人總以為四川的佛教是從西域經敦煌直接輸入的，或是由洛陽經長安再翻越秦嶺傳入的。筆者在「峨眉山佛教起源初探」（全文載本刊第二二七期）一文中，認為很可能是由比「絲綢之路」還早三百多年的蜀——身(yān)毒道傳入，即由印度穿過緬甸再經雲南，最後到達四川。當時因題目所限，未作進一步的論述。

一些朋友讀了「峨眉山佛教起源初探」後，來信要我說明佛教由蜀——身毒道傳入四川的根據。恰巧，筆者正負責「四川省誌·交通誌」的編纂工作，乃利用此一便利，跋山涉水，間關萬里；日則拄杖歷險考察秦漢遺跡，夜則孤燈危坐披覽歷代古籍；爰成拙文，敬祈各位讀者先生指正。

源於蜀中的南方絲路，是戰國初期形成的一條民間國際通商大道。它與蜀東南另一條通向南海的商路一起，並稱為西南地區最早的對外貿易的兩條陸路。這兩條民間國際通商大道的開拓和存在，說明古代四川這個「四塞之國」的陸路交通，遠比人們想

象的要發達得多。他們對構通四川與南亞諸國的聯系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當時以成都為中心，開展與邊遠少數民族的貿易往來。用四川的食鹽、絲織品換取來自雲南高原和緬甸北界的珠寶、玉器、瑪瑙、琥珀、象牙等物。所以古代的蜀——身毒道又稱為「蜀布之路」。司馬錯勸秦惠文王伐蜀時即指出：「得其布帛金銀，足給軍用」；並說伐蜀可以「利盡西海」。可見他那時已了解到蜀地可通西海。「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」亦云：「邛、笮、冉驪近蜀，道亦易通。秦時嘗為郡縣，至漢興而罷。」說明秦代蜀——身毒道仍然通達，只是漢初一度閉塞。

漢武帝劉徹元光五年（公元前一三〇年），司馬相如「通零關道，橋孫水（今大渡河），以通邛都（今西昌東南）。」即所謂「開巴蜀故徼」。使一度閉塞了的川滇路又通暢了起來。卓王孫、程鄭等人從趙國遷來蜀地臨邛（今四川邛峽），冶鐵鼓鑄，交易於滇蜀間。這兩大富豪的千餘家僮，主要來源於川滇邊境的僰人，是用鐵器交換或買進的。

東晉常璩在「華陽國志」中說：西漢時期，巴蜀盛產瑔（美玉）、鍤（優質鐵）、銅、鐵、錦、織布（毛織的布）、漆、麻等。戰國時代至秦漢之際，益州（今成都）所產蜀錦，居全國之冠。山謙之在「丹陽記」中云：「江東歷代尙未有錦，而成都獨稱妙」。蜀錦成爲中國高級絲織品的代表，名馳域外。蜀郡所制「蜀刀」亦名滿天下，煉鋼技術無有能與之匹敵者。廣漢的漆器和金銀扣器，制造工艺精湛絕倫。西漢昭帝劉弗陵始元六年（公元前八一年）的「鹽鐵論」，就提到蜀郡貨物運往南海，交換珠璣、犀角、象牙、翡翠等物的事實。

蜀商違背西漢初期朝廷「關蜀故徼」的禁令，憑着他們的勇敢和智慧，間關繞道，「竊出商賈」，把四川的絲綢和生絲經由川滇道源源不斷地走私輸出，銷往檉國（今緬甸）、身毒。換取大量黃金和珍奇異物，「以此巴蜀殷富」。（引文見「史記」和「漢書」）據公元一世紀希腊「厄立特利亞海周航記」載：「過克利斯國（今緬甸庇古），抵秦尼（Tinae）國，……有大城曰秦尼……由此城生絲、絲線所織成之綢緞，經陸路過拔克脫立亞（即大夏，今阿富汗），而至巴利格柴（今印度孟買附近的巴羅赫港）。另一方面，又由恒河水道而至李米里斯。」這裏所指的陸路，是從永昌郡（今雲南保山，爲古哀牢國所在地）向正西，越過上緬甸，經阿薩姆到孟加拉，再由印度恒河外運。早在公元前四、五世紀，希腊人就稱中國爲「塞里斯」（Seres），意即絲國。公元一世紀初，希腊學者托勒密在其所著「地理學」中寫道：「塞里斯國四周有安尼巴山繞之。」公元四世紀，希腊人馬賽里奴斯描繪塞里斯國：「四周有高山環繞，連綿不絕，成天然屏障。塞里斯人安居其中，地皆平行，廣大富饒。」此處所描述的地形，是國內其它產絲地區所罕見的，而浩似「四塞之國」的四川盆地，顯然是指四川。漢代成都設置錦官，也是國內其它城

市所沒有的，故成都在漢朝又稱「錦里」、「錦官城」、「錦城」。「秦尼」與「錦里」韻母相同，聲母亦相近。足證南方絲路遠在公元前二、三世紀就已名聞海外了。

西漢一代，蜀郡鐵器在世界上質量第一。印度迦溫彌羅人納刺哈里於公元一二三五——一二五〇年（相當於中國南宋理宗趙昀端平至淳祐年間）所著之「藥學字典」中，收有「鋼」字，即「Cinaja」，意譯爲「中國生」，這說明最早獲得中國鋼的是印度。當時中國與印度相通，只有一條南方絲路。

揚雄（公元前五六年——公元一一年）所著「蜀王本紀」及常璩的「華陽國志」，均記載蜀王杜宇曾涉足朱提（今雲南昭通），可知彼時此道（朱提左担道）早已開鑿了。秦昭王時（公元前三〇六——前二五一年），蜀郡守李冰爲了消滅爲民害的豪強蹇氏，與其子二郎循岷江而下，經南安（今四川樂山），追殲蹇氏餘部至宜賓北蔡壩，再至漢陽縣西（今川滇邊境之高縣），勒兵橫江之畔。沿途積薪燒巖，激水成道，爲見於史籍的第一次對此道的修整。秦滅蜀後，安陽王子借助川滇路這一神秘的商道，安然出亡到南中葉榆地區（今雲南大理）。

秦始皇「奮六世之餘烈」，拓展疆域，開發當時落後的西南地區。他首先從朱提左担道着手，派常頰（*ε*）到今宜賓西南開鑿了一條經雲南東北部到曲靖的官道。山陡路險，寬僅五尺，故又稱「五尺道」。按秦一尺約合今27.65釐米，五尺約合今1.4米。秦朝「車同軌，書同文」，車輪輪距約合今1.5米，故通車似不可能。（獨輪車除外）「史記索隱」云：「棧道廣五尺」。「史記·貨殖列傳」稱四川：「棧道千里，無所不通。」當包括川滇道。

西漢武帝元光五年至元朔二年（公元前一三〇年——前二七年），先後遣中郎將唐蒙、司馬相如（前一七九年——一一七年）開鑿西南夷道。由於五尺道沿線主要居住着僰人，故又稱西南夷道爲「犛道」。元封元年（前一二二年），王然于、柏始昌、呂越人一路經犛道到了滇池（今雲南昆明市附近）。元鼎六年（前一一年），漢武帝接受了張騫（前？年——一一四年）關於打通蜀——身毒道，備以防止匈奴切斷通西域交通的建議，費了近十五年的時間，終於用武力掃清了西南夷道沿途各部族的抵抗，將全線打通。

川滇道上的永昌郡，漢代已發展成爲繁華的商業城市。蜀郡和永昌郡的商賈都集中到這裏，交易旄牛、犛馬、琉璃、毛織物、木棉布、火浣布等特產。來自南亞<sup>坤甸</sup>（緬甸）和盤越國（天竺東南）等地的象牙、犀角、光珠、玉石、孔雀等珍奇異物，也經永昌運來蜀郡。三國時期魏國魚豢所著「魏略」，曾提到「永昌出異物」，即指此。史籍記載：永昌郡古代還雜居有身毒之民，即印度人。其時印度正處於大乘佛教鼎盛的時期，緬甸亦盛行佛教。經濟上的交往，必然導致文化上的交流。或者由印度、緬甸的佛教徒把佛教介紹到雲南，再由雲南循川滇道傳入四川；或者蜀商在印度、緬甸、雲南受了佛教的影響而帶回故鄉。這兩種情形，都已爲近年來的出土文物所證實，史籍亦間或有記載。

在川滇道上的樂山（爲古陽山江道起點，即樂山——甘洛——雲南大理），近年來在岷江畔的麻浩崖墓、蕭壩崖墓及柿子灣崖墓的享堂石樑上，發現刻有一尊浮雕端坐佛像。高三十七釐米，寬三十釐米。其面部已殘破，頭部環繞佛光，身上好似披着通肩袈裟。右手上舉，五指伸直，掌心向外，作施無畏印；左手似有所執。據說與以前日本大谷探險隊從新疆和田弄走的銅佛像

風格相似。墓的額坊上還刻有朱雀、鋪首（門上用以銜環的獸形底盤）和垂釣者，而其它崖墓在此部位也往往雕刻朱雀、龍、虎等神獸或神仙圖像。在其附近與之風格相同的有紀年文字的崖墓裏，刻有東漢順帝永和（一三六年——一四一年）及桓帝延熹（一五八——一六七年）等的年號，說明它們是東漢末年的器物。

川滇道上的彭山縣江口崖墓內，近年來出土了一個陶製佛座，高二十點四釐米。座下部塑雙龍銜璆，下部塑端坐佛像，頭上有肉髻，右手作施無畏印，全身着袈裟，衣褶分明，左右各立一侍者。與長江中游出土的三至六世紀的谷倉罐上的佛像比較接近。崖墓內雖無紀年文字，但與陶製佛座同時出土的陶俑、陶動物和陶製屋宇等，都具有明顯的漢代明器的特徵，可知也屬漢代器物。

據「蘆山文史資料」記載：該縣曾出土一座漢墓，墓中有一青銅鑄造的佛像和搖錢樹。四川大邑藥師崖半壁刻有「漢釋子游此」半風化題記。新津等地也有漢代佛教遺物出土。南充天宮山一西漢賓（Cora）王崖墓內，刻有一座檀城式的住宅，上面有象徵古印度婆羅門教和佛教前期密宗的一個飛天夜叉。這正與四川大學任乃強教授在一九八八年發表的「中西陸上古商道——蜀布之路」一文的論述相符合。任先生在文中說：「蜀布之路，是（從高文化的中華）穿過低文化部落進入高文化的印度，故印度早期的婆羅門教和密宗佛教亦即很早就輸入於大西南地區了。」

至於雲南出土的漢代佛教遺物，也很不少。近年來昭通地區出土的漢代墓葬中，有不少鐫刻有「蜀郡千萬」、「蜀郡成都」字樣的鐵器。

兩漢之際，川滇地區農民起義和封建割據此起彼伏，兵燹災

禍連綿不斷。僅從班固（三二年——九二年）所撰「漢書·西南夷傳」及范曄（三九六年——四四五年）所撰「後漢書」順手拈來幾例，就足以證明這一點。王莽天風元年（一四年），馮茂用兵南中，鎮壓少數民族若豆、孟遷起義。「爨道以南，山險高深，（馮）茂驅衆遠居，費以億計，吏士離者、乞死者什七。」王莽（公元前四五年——二三年）在用兵過程中，還將西南夷道的起點爨道縣改爲爨治縣（今宜賓西南），將雲南勝休縣改爲勝豐縣。天風六年（一九年），王莽又派郭興、李曄萬里西征，鎮壓若豆起義。東漢光武帝劉秀建武一九年（四三年），昆明諸夷起義，益州太守繁勝戰退保朱提。東漢桓帝劉志延熹四年（一六一年），山豈鎮壓犍爲屬國起義。至於桓、靈之後，更是天下大亂。連年征戰，勞役頻繁，民不聊生，烽烟遍地，人心思治而不可得，乃轉而求神佛庇祐。而漢代的佛教與黃老道術和神仙方術相混雜，神佛不分。正如四川大學卿希泰教授在「中國道教思想史綱」中所說：漢代「有不少人把佛教看作是神仙、方術的一種，稱爲「浮屠道」，而與黃老等量齊觀。」掙扎在苦海中的云衆生既然無力改變現實，自然只有托庇於神靈，向神靈祈求福祥。政治越黑暗，神仙方術和出世思想就越盛行，這是歷史的規律，也是漢代佛教傳入四川、雲南的歷史背景。

川滇交通路線並不是僅僅一、二條，而是許多條。單就大路而論，就有川滇西線（包括零關道、旄牛道、西川道、清溪道、建越路、建昌路。由成都至大理）、川滇中線（包括爨道、五尺道、西南夷道、石門道、烏蒙道。由宜賓至大理）、川滇東線（包括納川道。由瀘州至昆明）。至於小路則更多，重要的有陽山江道（由樂山至甘洛再至大理，陽山江即大渡河）、沐川源道（由樂山至沐川再至西昌）、南夷道（唐代稱八面菁道，開鑿於漢武帝元光五年，由貴州畢節至四川鎮雄再至宜賓，由宜賓上行可

至成都，下行則至大理）、金沙江航道（由雲南東川至四川瀘州，清代爲滇銅運道）等。

最後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歷史上所謂秦始皇開五尺道，漢武帝通西南夷道，都不是「始開」或「始通」。事實上，川滇道並非「畢其功於一役」，而是經過長期的開鑿、整治、改線、重建，而逐步趨於合理。不少路線時而開通，時而湮塞，這正是古代川滇山區道路的特點。

## 稿 約

- ㊦ 本刊園地公開，歡迎四衆投稿。
- ㊦ 來稿一經刊錄，敬致薄酬，每千字自五十元至八十港元。
- ㊦ 來稿請用稿紙，以便核計。用白紙者，請註明字數。
- ㊦ 來稿文體不拘，悉聽作者方便。
- ㊦ 來稿請勿兩面書寫，勿過於潦草，以免誤植。
- ㊦ 來稿長短不論，視內容需要爲準。若能在四五千字之間，更佳。
- ㊦ 來稿刊錄與否，概不退還，請特別注意，自留副本。
- ㊦ 來稿筆名聽便。但請附真實姓名及地址，以便滙寄稿費。
- ㊦ 來稿一經刊載，版權歸本刊所有，如有一稿數投等情，皆作却酬論。
- ㊦ 來稿本刊有刪改權，不願刪改者，請先聲明。
- ㊦ 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室，切勿托人轉交。
- ㊦ 地址請寄香港新界屯門青山道廿二咪藍地妙法寺